

## HuZhanfen

## 一根鸡毛掸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附近有杂货店，偶见店主拿一个鸡毛掸子掸灰，问其价格，15元1根，但见他动作轻盈如挥水袖，不禁勾起儿时回忆。

那时节，几乎家家都有鸡毛掸子。是否上海人家，但看有无鸡毛掸子。平时它安静地插在瓶里、罐里，慈眉善目的，身材也窈窕，大人一逢周末或节庆，就请它除灰，东掸掸，西挥挥，既不会损伤古董的“包浆”，也不用担心会失手把东西摔坏。问题是，看去“慈眉善目”，其实它一旦变脸是很可怕的，其味道有个专属的说法：“辣豁豁！”直至今日，我们仍然毫不讳言对它的惧怕。

五六十年代的家庭教育，似乎普遍流行体罚。而且，各家有各家的“刑具”。我们家首推鸡毛掸子，往往由它完成最高的道德审判。

那一天，母亲要我去菜市场买5分钱鸡毛菜。路上，11岁的我动了歪脑筋，事情的缘由是我一直痴迷着“弹皮弓”而不可得。

弹弓，可弹鱼，可打鸟，可开仗，没有弹弓，同伴都看不起我。一支弹弓才5分钱，但家里认为是闯祸的根由，是坏孩子的象征，故而无论如何不给买。

“如果，”我想，“如果每次买菜都揩油一分钱呢？那么揩油五次，不就可以买一支弹弓了吗？”想法虽好，现实骨感。少买1分钱的鸡毛菜，大人可是看得出的，怎么办？想了半天，忽然发现，看似卖完的菜筐里，底部其实还有不少散落的残菜，把几个菜筐合并，庶几可矣！于是在菜市场阿姨怜悯的眼光里，我把菜筐装满了，回家居然也混过去了，母亲只是有点诧异：鸡毛菜一向是一扎扎地很整齐的，为什么面上的鸡毛菜如此乱，而下面的菜仍然很整齐呢？

从此，为了一支弹弓，我一有机会就揩油，家

里不会天天买鸡毛菜，但只要被我逮到一次，我就能发1分钱的财。可积累到4分钱的时候，出事了。母亲毕竟是女人，细心的她发现每次我所买的鸡毛菜都是上面凌乱而下面整齐，这样的现象，要么是菜场阿姨欺负我，要么就是其他的蹊跷。

她后来很后悔把疑惑告诉了父亲，因为素有道德洁癖的父亲马上就跟踪我，发现了一切。他不来惊动我，而是回家审讯我，这样我就有了两项不得了的罪名，偷盗和撒谎。于是在母亲的哭求声中举起了鸡毛掸子，只听“呼”一声，我举手一挡，立即一条紫痕纹起，再一挡，再一条，一共五条。

事后赃款追回，并罚我在家抄医书一周，不得外出玩耍。

我就这样怕上了鸡毛掸子，它像个蓬头细腰单腿的狞鬼，见我就有噬扑之态。

多年后，看此事，父母无疑是深受所谓“小时偷针，大时偷金”之说的影响，其实此说大错，错就错在对儿童的言行作成人化放大，作成人化解读，最后还以

暴力进行所谓的矫治。比如小孩弄丢了玩具后，撒谎说“不知道”，这其实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，你却说他“骨子里的不诚实”，至于吗？！又比如，几个男孩女孩玩“定终身”的游戏，他们才六七岁，懂什么“男欢女爱”呢，你却认定他们“人小，心不小”，超早恋，或性早熟，从此大兴男女之大防，再不让一起玩耍，那不正是你有病吗？！再比如，孩子考试不及格，回家后偷偷模仿家长签字交卷，事后被发觉，批评他当然是必要的，但你能据此推断这个孩子“从小就道德败坏，长大做会计，一定是做假账的高手”吗？

我花了15元，把那根鸡毛掸子买回了家，对儿子说，你看它慈眉善目的，身材也窈窕，它的故事什么时候也对你说。

千万别把你的孩子当成成人。[4]

**它一旦  
变脸是很可怕的，其味道有个专属的说法“辣豁豁！”**